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八

碑

句容郡王世績碑應制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天子之所信倚外為疆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

世績碑

一

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大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

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
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
掌鞠牧之事奉馬湏以供玉食馬湏尚黑者國人謂
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
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
察與其子上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

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

諸王之師鎮

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
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
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刺以所
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構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
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未懼而
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遂大兵於禿剌八月又敗
之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

謀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
勝刺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
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 詔召勝刺
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
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
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書
夜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 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
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

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
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
屯田益以二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
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
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畝水磴一區二十二
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
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屢六月海
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
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

謀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
勝刺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
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 詔召勝刺
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
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
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書
夜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 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
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

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
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 詔從
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賜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
虎熊之士入則操刀七以事割烹執鬯以進漣飲
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
成宗方撫軍 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
刺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
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
列河敗叛王谷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
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
海都犯金山抵抗海嶺 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
掘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
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
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

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

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

哉論功行賞先欵察之上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

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

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

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欵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

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

帶名鶻細毳練素萬疋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

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
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
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
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 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
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毳帳鈔萬緡獨峯馳五冬召
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
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玉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
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

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賜黃金百
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貫輜輿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
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
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
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
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庥生
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
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

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盧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焉山高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擾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

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兵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旣得平原地便於戰乃拜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

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屢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答刺海也可扎魯火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碗二獨峯馳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項筮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

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八通國類彙卷三十一

九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在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計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

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
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
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
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
東白鶻一常御帳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

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衣一盤
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
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
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
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
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
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

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鶻四豹二 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
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
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
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

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

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
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貫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

一 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貫氈帳一穹廬十特
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先不

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
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
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
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
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
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
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
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
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

常曰老臣受 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
可乎至治二年歲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
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畧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
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廻顧智者不
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
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上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
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
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
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

昔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
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
札只刺貞也曰兀買八里貞也曰囊加貞斃吉刺貞
也曰阿八倫斃吉刺貞也曰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
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
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

八道國類彙卷三十八

一三

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達康廬饒等處土土哈刺
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
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
只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
也先帖你塔塔兒貞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
女弟曰哈刺貞塔塔兒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
花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次曰燕赤不花資

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
丞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
闌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封某國公七曰潑皮罕幼
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駙馬第太忽禿魯
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沙藍朵
兒只玉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

大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族用振雲雷險屯盤桓

八道國類彙編卷三十八

十四

奮興通伐遠攻群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分地
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疆宗干本根孰披則離孰固
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嚮屬
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恃挺爲暴強弄兵嬉狂弗念
弗懷勞我父兄我無箴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
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
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爲飲漣
孔腴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

齊驅于憤一快孰爲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
勦屠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鬪死父子
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恩福
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
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桓桓
武皇實善將將定策膠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
則豐 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 列聖所使
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

道固類家天

主

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勲北郊昭示萬國

曹南王勲德碑應 制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

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
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
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
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
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

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徹加
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
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
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
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
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

道里相案下

十六

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脫端闊闊倫皆先封曹國夫
人改封曹南王夫人 制下有 勅國史臣集其以
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
詔謹按撥徹蒙古札刺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
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
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
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
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為博而

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狂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而赤博而赤膺其父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闕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師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刺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
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 詔命討之
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
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
五十兩旦耳答衣九襲旦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
者也二年濟南帥李壇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
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壇誅山東
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

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
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
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
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
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
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
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
與宋將祝亮戰擒亮拜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
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

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

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叢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 天子從之迺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

四十餘萬徃征之師次朔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招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

武宗皇帝在位思勲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

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章思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噐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鎧鉄鑲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

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
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真定
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
賜碼碯盤杆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
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鑲鐵槓一鑲鐵寶刀一壬
申 皇帝即位大明啟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
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
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今也速迭兒帥
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

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巴邗哈刺赤渾都帖木兒
阿刺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
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
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
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
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
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
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
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

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必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

月癸卯 皇后若曰也速迭兒屬索綯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師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勲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諭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道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曆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受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

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 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胡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師我督截彼淮浦其沅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絕江擣城左肅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圍不遺聲教，迺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迺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有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變變孱孽，解璽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嬉蠢彼海裔，爾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憇遺。殛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

不道國類集三十八

二十四

旗間，間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鑿，在塗萬騎，前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推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頌頌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八

雍虞先生道園類豪卷之三十九

碑

高昌王世勳碑應制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
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

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動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今德
以勵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為丞相
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
天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

道園類豪卷三十九

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
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
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瘦若人
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裂得嬰
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十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
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
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
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
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

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
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壞其
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媾將有求於爾其
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
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
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
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高
昌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
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凡居是者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
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
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
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
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刺的
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自功還軍火州薨至
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
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
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
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
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
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
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

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
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
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
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
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
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
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
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遷
鎮高昌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
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
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
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义公主
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
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
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九

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
西護司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
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
吾兒之境八卜义公主薨尚主曰兀刺真阿難答安
西王之女也領兵高昌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日
錢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

朵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
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
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
朮昌請以王爵讓其兄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
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
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
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

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
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
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贖襄類
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
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
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爲亦都
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
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

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爲宜敢再拜系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

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橐鞬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杆城我禦我脩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紆難義有絕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悻斯漑之城郭室家旣還旣復庶其寧我皇錫之福于廬于處狂嚚倚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

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 天子壯
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歸西羌弗靖以
擗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
在時

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
宵隕亦既即遠宰木陰陰閱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
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卅爵用享珮玉
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雖雖有察

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
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
度孔明袞裳赤舄進見退憶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
夫申申明哲以孚嗟歎有懷永昌之虛 天子有詔
大夫省墓勒文載碑卨勲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
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孫都思氏卨勲碑應制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

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
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集等其凡役請以命甘
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
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
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
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爲四傑其次四則鎖兒
罕世刺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至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
答蓋永以爲好也 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
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
至親王舉酒將醕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蓋非近臣
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
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
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 上上嘗被創甚

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兀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建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

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秦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曆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邢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脩太子宿衛建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 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以爲深仁厚澤

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
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
建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
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孫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
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
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

道自類卷之八

侃侃濟濟天子曰嬉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
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云
云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
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
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
聞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
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

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內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管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鄭元善諫於臨川守臣

表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保童來書曰昔
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野野人以為言而史
巨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撒公自中書領行省所
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
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
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
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寬仁
弘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
翼有以奇材枉禁近有以經學定訐謨烜赫光顯世

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
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
恪佐政省闕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於無
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
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
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
病信惠所及期月計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
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蕪慮不作乃若門隸侍
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累小民

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
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
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
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
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
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
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
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頗有
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
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辭曰

於穆

聖皇顧誕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
湖江作鎮豫章臨荆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
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
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
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
食息孰知功能貽我 帝則顙顙印印如圭如璋春
日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 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者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諳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任邑士彭炳所為序兼取

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紀載乎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

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四百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曰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鄉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

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既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壘石以爲固陂當大溪

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糶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芟舍資糧扉屨酒葑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

家感受而授之業荒閒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徂利偽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衺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

金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偽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

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非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 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 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

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
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
不止遂歸君崇安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
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
難矣哉明年 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
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
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
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
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敷歷臺省

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
徵不起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
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
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
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
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
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 朝廷舉一而勸百則賢
才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爲

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辭曰

俛俛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寔貧已瘡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歎盈倍徒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茲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隩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

斲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逸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莅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江西監憲劉公去思碑

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張掖劉公以憲節監於江右江右之境連歲旱饑加以疫癘道殣相望公下車至誠

惻怛思感化之方上天降雪以應之人情胥悅公乃夙夜匪懈正紀綱省刑罰審政令不宜於民者平而治之簡條約以蒞守令使得以行其職而無侵其官也未兩月憲使置懷李公至忠厚仁慈勤審不倦與公合德副使僉事各以練達匡順其成而幕府文學之士彬彬濟濟禮律兼脩曾不踰時蔚然數千里間莫不復而通矣乃以暇日親理學校自龍興郡庠至於東湖宗濂兩書院皆作新之去蠹弊廣學舍立五經之師聚生徒而教之弦誦相接又大合樂洞達幽

顯園宮墻而觀者千數百人父老訓其子孫間里更爲敦睦聞風而興者幾徧屬郡命提舉學事者取經義治事文義列爲條目分布學官使學者各以所能對四方畢至課卷千餘禮進士及古學之有文者論定其得失以致切磨成就之功得士數十用程子學法開待賓吏師齋於東湖致耆老以居親與爲客主人之禮陳說道義從容敬恭自省府官屬至於學者來無虛日以集之不肖亦幸與焉居再旬而公移節河南之命至凡厥士民莫不感念

聖天子之知人而亦不能不憮然於公之去已也於
是逢掖之士議於學衣帛之老論於市各思公之爲
政而記之大小淺深不同而所以懷公之德則一也
其說曰有司受訟牒甚繁吏舞法兩造無與決貲盡
破家而止公戒之曰可喻以義理者喻之爲欺者力
辯之母留訟其必當辯者書諸籍給印紙與之俾書
其辭期以月日必竟其法乃已以南昌論之日數十
牒此法行月餘當受者不及一二紙諸郡做而行之
市井田里謹然各安其業憲司舊以鈔貳阡定貸諸

民間出子錢以供官膳前政又增五千定爲七千定
散徧州縣公疑其不便命收之則元值之鈔官封未
動是直取其息而已公曰豈我臬司之事哉節用度
約宴集斥俳優而遠之必有公會成禮而止朞月之
間遂以成風官府無復敢肆淫樂常例焚鈔之不中
用者多僞濫極治之又禍及平民公爲更法以救其
弊郡縣設養濟院收養孤貧 朝廷必先之務也公
親巡豫章孤貧以絕食告按其籍得詭冒者千三百
人悉去之而粥獨鰥寡顛連無生者皆得其養矣所

部率此而行先王之政盡見於今日所以老老幼幼
行於民間不自知其然也若此者偃指數之更僕不
既也集聞之去年九月

皇上憂民之飢溺喻臺臣選人治之奏十人爲憲使
皆極一時之選其來江右則公也又勅中書省臣曰
勿遽易他官公與同至維揚者且別各精思所以報
効者而論之公曰守已奉職固不待言然罷一職吏
不能有所革孰若使之知恥而不犯去一豪強不能
有所懲孰若使之安分而不敢有所干凡不足以治

人者自治之不足也憲府之重威福易行嚴之則增
其勢寬之則肆其欺雖凜然無纖芥之私猶患其有
乘間投隙者也是以公之來不輕於用人而見用者
亦廉慎自重無情之辭不得有所逞也觀公之所以
脩已行事皆恪躬夙夜以身先之更敦禮讓無驕吝
之習焉由是屬郡視則無敢妄作於法小有出入治
之使改而止不爲一切之政以絕其自新而安分知
恥之風興矣近者 朝廷遣十道奉使巡行天下惟
江右安靖無一可議然則公之所以及人者深矣豈

衆人之所知乎公嘗謂余曰今治民譬如諸魚之在水大之食小不能無也而欲以勞煩治之大小俱困矣其生幾何哉故公所至常以簡易爲政又言

國家建官至多雖冗散之府徒手食於民者猶千百人況顯要乎欲吾民之休息非大減官府不可也噫使公在 朝廷得以行其道而推其所得爲有不如伊尹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者乎公名沙刺班字伯温卅家宿衛舊臣有家學歷西北山川形要驗以前史如指諸掌學於成均知內聖外王之道觀史傳得古

今之變如親履之拜御史佐行省明見卓識出於學問脩金史於著廷盡得其爲國之終始使後世可以鑑其治亂也家居時常以四書五經洙泗伊洛之說親教鄉里子弟於是良家子始知聖人之傳可以爲生民立命者而他邦先有文學亦來取法焉前乎此未之有也公蚤嘗見朱子言羅仲素清介絕俗即刻志欲學之題其齋居曰學齋而宴居謂之清獻之室蓋又欲尚友趙清獻公之節也所至門無雜賓公退潛心以居肅如也澹泊儉約如諸生無嗜好行李無

畏物唯所讀之書而已詩文雅純爲代所重六年五月
日公適河南士民依戀不忍其去以是刻諸
石焉言之不足則求歌之故繫之以詩曰

皇命詩憲分治部方動爲風霆靜爲冰霜何以使人
有取且格惟我張掖問學尊德敬恭信乎造化之功
不令而行不言而從闢我廣居擴我正路升其俊良
周折規矩吏民化之至于遠荒讓而不爭受而不揚
有司聽訟遂以無事農安於田賈安於市彼哉曰爲
紛矯莫治利害交攻孰杜其幾言德則難言政則易
人之不知惟希爲貴

天子仁聖爲民擇官必得我公雍熙之端

